貴妃故鄉品楊家包子

麟　趾

繽紛華夏

河南三門峽市，位於黃河金三角地區，古稱弘農郡，歷來是人文薈萃之地，老子著《道德經》而後騎青牛西出函谷關，就發生在此。弘農爲天下楊姓第一郡望，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楊貴妃楊玉環，祖籍即在三門峽。據《舊唐書》和《新唐書》的《楊玄琰傳》記載，楊玄琰（楊玉環生父）是虢州閿鄉人，即現在的三門峽市陝縣。

在三門峽，與楊貴妃有關的傳說數不勝數，當地黃河沿岸的沙土地帶特產的一種黃杏，個大如鵝蛋，酸甜可口，芳香濃郁。相傳，楊玉環幼時生活在此，原本臉色並不好。其宅院中有一株杏樹結的杏又大又黃，玉環年年食之，變得冰肌玉膚，貌美如花。後來楊玉環冊封爲貴妃，當地老百姓便把這種杏稱爲「貴妃杏」。

而在當地，近幾年又開始興起一種知名小吃，名曰楊家包子。楊家包子的發明人楊樹平，爲官暇時，挖掘當地特產，遂成一絕。小小包子內有乾坤，將當地各味食材藉包子發揚光大，聲名遠播，亦可稱「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往今來，多有爲官者美政之餘有美食，如蘇軾之「東坡肉」，丁寶楨之「宮保雞丁」，而今已成浙菜、川菜之代表。此中興味，細品大有其趣。

楊家包子的主配料都取材於中原大地。河南小麥甲天下，產量佔全國的四分之一。楊家包子的面用的就是優質原磨小麥麵粉。而主要餡料則是三門峽盧氏縣特產的野生鹿茸菌。配料的粉條也是洛寧縣產的手工紅薯粉條。

鹿茸菌基柄粗大呈柱狀，基部白色，由基部向上分叉，中上部呈多次分枝成叢，淡粉色、肉桂紅色，頂端呈指狀叢集，薔薇紅色，老時肉褐色。鹿茸菌被稱爲野生之花，含有十五種氨基酸，還可以用藥，具有和胃現氣、強勁壯骨、養血安神、緩中鎮靜等作用。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在作法上，楊家包子十分考究。廚師娓娓道來：首先要將乾野生鹿茸菌用清水泡製二十四小時，擇去根部、反覆沖洗乾淨，放入鍋中加水燒開煮四十五分鐘，用冷水沖涼備用。將當地土家黃油雞剁成大塊，洗淨，加花生油、麻油、葱、薑和發製好的鹿茸菌一起放在鍋中煸炒出香味，然後加入純淨水燒開，炆火煨製三小時，撈出備用。再將粉條放入菌湯中，炆火煮十分鐘，然後撈出和煲好的鹿茸菌放在一起剁碎，再加入葱、薑粒，調味拌均勻即可製成鹿茸菌餡料。麵團要充分揉製發酵，切成小塊，包入鹿茸菌餡料，放在蒸格上，先醒二十分鐘，再蒸十五分鐘，就可以出鍋了。

包子的面皮雪白富腴，頗有盛唐時以肥爲美的貴妃遺韻。食之鬆軟暄騰。鹿茸菌口感鮮甜爽脆，粉條則爽滑有韌性，加上雞湯的濃香，不禁讓人難掩饕餮，大快朵頤。現在，這種楊家包子，只有在三門峽當地的天鵝湖大酒店才有，「獨一份兒」，別無分店。惟其如此，更引得各路食客慕名而來。

天鵝湖是國家城市濕地公園，時值九月金秋，天高雲淡，碧波蕩漾，岸邊垂柳隨風搖曳，湖邊菖蒲、蘆葦叢中，白天鵝翩翩起舞，仙鶴嬉戲覓食。食罷美食，又賞美景，不失爲人間美事。

活鍾馗

往事鈎沉

陳　均

在由晚清至民國至共和國的昆曲舞台上，有兩個「活鍾馗」。這兩個「活鍾馗」都來自同一個村，拜的同一個老師，也曾同台演戲，彼此還是本家，只不過，他們獲此美譽卻相距近半個世紀。

頭一個「活鍾馗」是侯益隆，生於一八八九年，河北高陽縣河西村人，拜師邵老墨，先習油花臉，後改架子花臉。他練功非常勤奮，寒暑不輟，下雪天也在院子中赤膊練功，因此武功根底深厚、工架優美，又兼嗓音高亢圓潤，打「哇呀呀」能連翻三層，飛腿又高又輕，故極受歡迎。相傳他於清末曾到北京演戲，與他伶競技，該伶於三張方桌上擰旋子五十個，而侯益隆則於台上置一長橇，橇上放一磚，在磚上連過五十小翻，引得該伶讚嘆不已。醇王聽說後，召他入府演戲，連演七場《鍾馗嫁妹》，醇王讚曰：「眞刀老藝也，活鍾馗。」並賜戲箱一對、酒盅兩雙及戲衣數件。自此，侯益隆「活鍾馗」的美稱傳播四野。鄉間有諺云「三天三夜不睡，也得看嫁妹」。

第二個「活鍾馗」是侯玉山，生於一八九三年，也是高陽縣河西村人，也師從於邵老墨，比侯益隆小四歲，但輩份要高兩輩。侯玉山先習武醜，後改架子花臉。他常在廟外的野地裡練翻觔斗，下雪天練功亦如侯益隆故事。雖然侯玉山腰圓體胖，但翻起來仍然輕巧靈便，演鍾馗能翻觔斗，演《五人義》時能挎着三個人翻一人多高的觔斗，謂爲一絕。有詩讚曰：「身輕似乳燕，體健若狸奴」。

兩人同在榮慶社演戲，侯益隆成名早，且是承班人，演《鍾馗嫁妹》較多。侯益隆演此戲，善用眼神，既嫵媚又有書卷氣，身段優美。評者多讚其「吐火之勻」、「艷如紅煞」，有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吳梅當年觀榮慶社的戲，除對韓世昌的《琴挑》大加讚賞外，尤爲注意的便是侯益隆的《鍾馗嫁妹》。可惜侯益隆漸漸抽上大煙，不僅武功衰退，且將榮慶社的股份賣給韓世昌，淪爲配角。最後，在一九三九年的天津水災中貧病而亡。

侯益隆故去後，侯玉山始多演《鍾馗嫁妹》。據侯玉山回憶，現今《鍾馗嫁妹》中的多項絕技，都是他首先使用後才爲同輩伶人所借鑒，如「噴火功」、「椅子功」等。此說待考。但侯玉山因工架扎實，嗓音雄渾，演起鍾馗來也別有一番味道，即突出了鍾馗豪爽之特點，而較少書卷氣，可稱作「武鍾馗」了。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全國昆劇觀摩演出在上海舉辦，北方昆曲伶人與南方的俞振飛及傳字輩伶人匯聚一堂，彼時侯玉山已是六十三歲，仍然每天都演《鍾馗嫁妹》，連演二十多天，被稱作「活鍾馗」。回京後，待遇連升三級，從九百斤小米升至二百七十四圓。侯玉山思昔想今，感慨不已。

毛澤東的「新村」情結

柏　樺

人生在線

「人民公社」爲「三面紅旗」之一面，另二面爲「總路線」和「大躍進」。這裡單說人民公社，毛澤東（後簡稱毛）對它憧憬已久。早在一九一八年晚春的一天，剛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的毛約同學、好友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到長沙城西湘江岸邊的嶽麓山，一邊遊春一邊作一次社會改造的探討。他們熱情地談論並計劃建立一個「新村」（新村及新村主義原爲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提倡，其實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村），期望以新村這個模式來達到改造中國社會的目的。

爲建立新村，毛跑遍了嶽麓山下每一個村鎮，可就是找不到合適的試驗場所，最後他們只得在嶽麓書院半學齋勉強住下來。每天除了自學以外，過着一種腳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蠶豆伴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沒有多久，新村的生命之火便消失了，毛和他朋友們告別了這浪漫的青春生活，分頭下山，各奔另途而去。留下的只是對往事的回憶：「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毛澤東《沁園春・長沙》）

後來，我讀到了《毛澤東早期文稿》（此書由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在四四九頁，我發現了一篇對「新村」詳細設計的文章《學生之工作》（寫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這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就不在此全引了，僅擇大要說之：毛寫此文的目的是想通過建立新村創造出新人，因此全篇都圍繞教育這個主題。他認爲要使家庭社會進步，不能只講革除舊生活，必須創造新生活。而新生活又必須通過新學校對學生的培養漸漸創立。毛這位從鄉間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深感城裡學校的學生「多騖都市而不樂田園」，也不熟諳社會。因而應從革除此弊入手，創辦新學校。在新學校裡，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工作，以神聖視工作」。毛說的工作包括種園（花木、菜蔬等）、種田（棉、稻及其他）、種林、畜牧、種桑、雞魚各項，「全然是農村的」。爲次，他還安排了每日工作生活時間表：「睡眠八小時。遊息四小時。自習四小時。教授四小時。工作四小時。」他指出；「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亦漸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個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

時間到了一九五八年，毛在一次與劉少奇談話時，設想了中國幾十年後的情景：「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毛的這一設想與他四十年前創辦「新村」的設想十分相似，在他看來，他早年無法實現的理想，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今天必將變成現實。

不是嗎？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鄭州會議期間，毛還批發了《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材料。據此材料，我們目睹了這個縣設計的一個三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的規劃：要把全縣九九三個自然村合併爲二十五個共產主義新樂園，每個新樂園都有婦產院、劇院、影院、幼兒園、養老院、療養院、休假院、公園、託兒所、衛生所、圖書館展覽館、文化館、理髮館、青年食堂、養老院食堂、大禮堂、會議廳、餐廳、跳舞廳、浴池、養魚池、供應站、廣播站、體育場、發電廠、自來水供應廠、畜牧廠等；到一九六〇年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新樂園」同樣也是「新村」的翻版。毛批語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順便說幾句：毛是詩人，當然歡喜讀這類帶有詩性的文章，而對那些沒有美感的文章，他是深惡痛絕的。譬如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這天，他就曾在《對北戴河會議工業類文件的意見》一信中專門說過，工業類文件寫得不好，沒有長江大河、勢如破竹之勢。他還生氣地說：「講了一萬次了，依然文風不動，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鬆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於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兩年壽命呢！」

但是，經濟生活並不是詩。它要求人們以最現實的態度來對待它，並尊重它自身的規律，一旦失去這個前提，經濟生活就會給人們帶來災難而不是浪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已將整個中國的經濟秩序打亂了。一九五八年的春末夏初，僅一個多月內，全國各地就建立了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七個人民公社，舉國上下發瘋般地向共產主義過渡。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勞動軍事化等做法，使得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陷入空前極度的混亂；挑燈夜戰，連日突擊的超強勞動，使得許多人累倒、生病或死亡。總之，這股共產龍捲風颳過之後，只剩下滿目瘡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已導致了經濟生活對人們的報復，毛卻仍把它當作「一首詩」。或許他在這一年春天的巡視中被中國人民所呈現的一股「偉力」迷住了，或許是那不停的「喜悅」的報告讓他無法看清眞相，或許又會是什麼呢？然而「非常矛盾的是，毛澤東，這位五四精神的產兒，在大躍進期間創造了一種近乎宗教色彩的氣氛。一幅標語上寫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另一幅是：『我們要創造人類的新天地』。為了完成誇大的定額，工人們被迫徹夜工作。宣傳欄中的文章標題是：『一夜的成績超過一千年的產量』」。（R・特里爾《毛澤東傳》第三〇五頁）毛澤東甚至還在「美國歷史中發現了大躍進的先例，『應該說，世界上的第一次大躍進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R・特里爾《毛澤東傳》第三一三頁）

村頭垂釣　兆田（攝）

去岳飛故里

天南地北

海　諾

去河南湯陰岳飛故里的途中，不知爲什麼在心中默默吟誦的並不是那首慷慨激昂大氣磅礴的《滿江紅》，卻是《小重山》，「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細想英雄也有俠骨柔情的一面，婉約有加，完全與那篇壯懷激烈的《滿江紅》不同的風格，靜想之間，車子已穩穩地停在了目的地。

河南湯陰，河南北部的古城，漢置蕩陰縣，至隋朝改爲現名，而離這個縣城三十里的菜園鎮程崗村，就是流芳千古的岳飛故里。村裡有「岳鄂王故宅」，仿湯陰縣城岳飛廟，建於明代中葉，有大殿、東西廂房、先人閣、孝娥祠等。後院爲岳飛故居，仿宋草頂式建築，於一九九七年修建，屋內有岳母刺字雕塑、岳母紡花、指導少年岳飛沙上練字的塑像和岳飛少年習武、拜師學藝雕塑，院內有石碌、石磨、水井，再現了岳飛少年生活和農家小院場景。

在岳飛故里感受着岳飛的故事，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岳母刺字。這故事家喻戶曉，成爲母教經典。青年岳飛喜好讀書，白天勞作之餘，夜晚經常讀書，《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是他反覆閱讀的書籍，耕讀之餘，岳飛還拜武功高強的陝西大俠周侗爲師，刻苦練武，在周侗的傳授下，岳飛練得一身好功夫，成年後的岳飛博學多才文武雙全，特別是他融會貫通，自創的岳家槍法更是神出鬼沒，名揚天下，爲他日後抗擊金軍，保家衛國奠定了基礎，成爲屢出奇兵，連連得勝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抗金將領，並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說。

我再一次被河南這廣袤厚重的大地所吸引。幾年前，我曾去過杭州西湖，在秀麗的西子湖畔棲霞山下，岳飛的墓碑靜默在夕陽裡，而在靈隱路不遠的岳廟，巍然屹立，大門正中高掛着一塊金匾，鐫刻着「心昭日月」四個金燦燦的大字，大殿裡一尊高大威武的岳飛銅像矗立殿中，手握大刀，倚身而立，精神抖擻，抬頭挺胸，目光炯炯。那時，我一直就希望能有一天去岳飛的故里，表達對英雄的仰慕之情。

英雄爲中原的大好河山增色，而程崗村，這個本來普通的村莊卻因爲是岳飛的出生地而在地圖上格外引人注目。

平常角直

東西走廊

馮雁軍

蘇州五一八路公交終點是角直。這裡老屋相連，巷子越走越窄，立着不少水泥杆，電線蜘蛛網似的。磚牆上青草搖曳，地面坑窪，斟滿金燦燦的斜陽。這裡是風水寶地，歷史上人文薈萃。唐代陸龜蒙、皮日休、羅癭，宋代魏了翁，元代倪雲林、趙孟頫，明代文徵明、歸有光、董其昌等史載其詳，蔡元培、顧頡剛、郭沫若、徐悲鴻也是這裡走出去的。

我是從《多收了三五斗》知道這裡的：「萬盛米行河埠頭，橫七豎八停泊着鄉村裡出來的敞口船。船裡裝載的是新米，把船身壓得很低。齊船舷的菜葉和垃圾給白膩的泡沫包圍着，一漾一漾地，塡沒了這船和那船之間的空隙。河埠上去是僅容兩三個人並排走的街道。萬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邊。朝晨的太陽光從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來，光柱子落在櫃枱外面晃動的幾頂舊氈帽上。」今天這景象大都能見到。

萬盛米行的建築一似當年，明瓦的天蓬，朝晨的陽光仍是從上面斜射下來，落在櫃枱外面，只是晃動的不是黑舊氈，而是花花綠綠的太陽帽，帽下不是一心想賣掉多收的三五斗大米，而是天南海北的遊人。街道依然窄仄，細條石更加油光。幾十個冬去春來的樹木，長粗了軀幹，繁茂了枝葉。拆卸了門板的老屋人家，商舖次第相連。店主有的抽煙發呆，跟鄰居聊天，在樹蔭下喝茶看報。顯然，他們不爲生計發愁，只是打發時光的消遣營生。小河清晰碧透，幾隻麻鴨悠游。

河埠頭泊着小舟，不再是敞口的滿載糧船，烏蓬船油漆鮮亮。涼棚一側牆壁上，過人高的「米」字還在。石拱橋上人來人往，一群女孩不停變換着造型拍照錄相，推桑指點，笑聲朗朗。小河對岸的老宅門檻上，老人光着上身，鬍子花白，小黑狗用頭蹭着老人的褲腿，一隻蜻蜓掠來，小狗飛一樣撲過去，早已不見蜻蜓的影子，只好在半空中張望。

我邊走邊拍，直到華燈初上。欲想回去，居然找不到來的方向。橋頭乘涼的大叔嘴揶揶，「右邊往前。」歸途的景象，「鎮上便表演着同樣的故事……眞是平常而又平常的」，我又一次想到《多收了三五斗》的結尾。

打虎

如是我見

陳魯民

一九七四年冬，我在湖北神農架山區當兵。山區人煙稀少，山高林密，常有虎狼出沒，聽老鄉說，老虎偷吃牲畜的事常有發生，傷人的事倒不多。有一次，隊裡丟了一頭牛，求部隊協助尋找，一百多人找了多半天，最後在一座山坡上，發現那頭牛已被老虎吃剩下了半個身子。剩下的半頭牛，老鄉們帶回去各家分吃了。

附近生產隊一個姓宋的隊長，身高魁梧，以前當過兵，見多識廣，膽子也大。他一次走夜路，被老虎盯上了，一下子撲上來，兩隻虎爪搭在他肩上，他一面大呼救命，一面死死用兩手推着老虎頭，讓它的嘴不能咬到自己。相持一會兒，眼看着隊長撐不下去了，救援的人趕來了，老虎一看，無法得手，就一巴掌狠狠打在他的臉上，把他半邊臉上的肉皮都帶下來了，老虎這才慌忙逃走。後來，宋隊長的半邊臉就一直塌陷着，顯得很恐怖。

一天夜裡，下起大雪，紛紛揚揚，鋪天蓋地。我正在查哨，五班長孫剛發悄悄把我拉了出來，說外邊發現一隻老虎，正在豬圈邊轉悠，我聯絡了幾個班長，咱們把它收拾了，改善生活。我一聽就來了精神，說走，又叫上二班長彭大臘，三班長牛先國，五班長老高，就去連部找連長要槍。連長怕出事，就是不同意，最後經不起我們死纏硬磨，答應給槍，但不給子彈。我們幾個一商量，用刺刀也能捅死它，就一個人端着一支56式半自動步槍，打開槍刺，衝了出去。只見那隻小牛犢般大小的老虎還在我們的豬圈旁轉圈，兩隻虎眼閃着綠光，就像兩個小手電筒。我們那時也年輕，都是二十來歲，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就吶喊着衝過去，端着槍一陣猛刺，那虎一邊咆哮，一邊朝我們撲來。無奈我們人多，左邊捅一下，右邊捅一下，老虎跳來跳去，顧此失彼，也沒佔到便宜。混亂之中，不知誰刺中一刀，老虎大叫一聲，就要逃跑，我們緊追不捨，可那能趕上老虎呢，估計也就是追了百十米，老虎便不見了蹤影。

第二天早上，出操時看到雪地上老虎碗大的五瓣腳印和留下的血跡。連長這才有些後悔，說還不如給你們幾發子彈，打隻老虎，大夥打打牙祭，還落一張老虎皮，說不定你們幾個還能弄個打虎英雄稱號呢。因爲前幾天，《湖北日報》上剛登了一條消息說，咸寧一個姓丁的女民兵赤手空拳打死一隻豹子，被省軍區授予打豹英雄的稱號。

中午，連裡司務長買菜回來，他說，在離我們十幾里的茨河鎮上，一個老鄉在賣老虎肉，是頭天夜裡用夾子套住的。無疑，這就是我們頭天晚上碰到的那隻老虎，因爲虎是獨行俠，它的領地有幾十平方公里，除了交配時期，別的老虎一般是不會入侵的。指導員一拍大腿說，嗨，該我們吃的肥肉讓人家叨走了，司務長你小子也是，腦子夠木的，怎麼不買兩斤回來，讓大夥都嘗嘗老虎肉是啥味道嘛，也算是沒白在神農架大山裡當過兵！

三十年後，戰友聚會時，我們還說到打虎這回事。都說保護珍稀動物的觀念知道的太晚，也幸虧那隻虎沒死到我們手裡，要不然我們對神農架華南虎的絕種還有罪過哩。最後，二班長老彭提議說：讓我們爲捅老虎那一刀自罰三杯，來來來，大家舉杯！一陣笑聲後，大家一飲而盡，爲那隻罹難的老虎，也爲我們逝去的青春。